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
第五十六回 游蘇堤賀爾靄弔古 入茅庵沈月春談因

卻說寶玉正聽爾靄將義妖傳講畢，忽見那邊來了一隻畫船，船上立著一位美少年，你道是那一個？臨近一看，原來就是在上天竺隔壁房頭內的揚州少年。那日燒香遇見，早已留情，只因在佛地上面，未敢遽萌慾念，暫時按捺下去。且當日僅聞他的聲音，未問他的姓名，故下山之後也只索罷休的了。不意今日遊湖，重又見他的臉面，立在船頭之上，穿著湖色的縐紗長衫，四鑲滾大如意頭的白灰馬甲，風度翩翩，與昔日相交的清河公子彷彿，不禁勾動情懷，愛慕不置。有詩為證：維揚公子貌翩翩，湖上相逢情意牽。

好似牡丹亭畔夢，今朝未識柳梅邊。

寶玉又見那個少年也對著我定睛細視，諒他未嘗無意，怎奈隔著舟船，難以動問，空費我滿腹躊躇。正叫做：

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

是時船已過去，寶玉仍呆呆的在那裡出神，連阿珠喚他吃點心都沒有聽見，被爾靄伸手過去拍了一下，問道：「你看什麼？為何喚你都不應呢？呆著臉，皺著眉，莫非有甚動了心事嗎？」寶玉因他一拍，方才驚覺，回轉頭來答道：「奴看得蠻高興，有甚格心事動介？」爾靄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快來用點心罷。」寶玉答應。用過點心，早已是夕陽西下，暮靄蒼然，吩咐船家回至蘇堤停泊。月光未上，燈火初明，湖中游船散去大半，煙水迷蒙，已瞧不見四圍勝景，只得同在艙中閒話。

少頃，夜膳畢，因天曉即須上岸，四更更要起身，大家早些安睡。爾靄與寶玉同榻，倒頭便著。惟寶玉有了這樁心事，睡不安穩，翻來覆去，想起那個少年，在山初遇時，何以已覺面熟，好像在何處會過呢。今日重逢，也只好是邂逅之緣，那裡想得到他即是夢中的揚州後生呢？要知這個揚州後生究竟姓甚名誰，此時未便表出，因他們緣尚未至，若先敘明，終嫌太突，請閱者少安毋躁，只當他伏筆就是了。

閒話少講。但說寶玉胡思亂想了一回，及至朦朧合眼，已將魚更三躍，睡不到半個時辰，即被阿金、阿珠喚醒，寶玉披衣坐起，問道：「阿有啥辰光哉介？」阿金道：「約摸有四點鐘哉，天亮還有歇歇勒。賀老阿要喊醒你介？」其時爾靄卻巧也醒了，開言道：「我今夜怎麼這樣好睡？寶玉你也睡得著嗎？」寶玉道：「奴有仔白相心事，要困勿著格，獨聽見唔篤打昏，愈加害奴難過煞哉，倒容易到二三更天，難末算困著仔一歇歇呀。」爾靄笑道：「實是我不好，有失奉陪，害你難過，下次你該叫我一聲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末嘸不好閒話格，奴皆為少帶仔鋪蓋洛，將就搭一淘困格，勿然，奴一干子困末哪哼介。」阿金、阿珠都說道：「唔篤只管講哉，毫燥點起來梳頭吃粥罷。」於是寶玉同爾靄大家起身。

洗過了臉，爾靄不看寶玉梳頭，先到頭艙裡把門開了，向外一望，見那半鉤殘月斜掛柳梢，又覺清風習習，撲面生寒，真個是楊柳岸曉風殘月，別有一種清涼佳景，能使人俗念都消，不禁逸興遄飛，口占二絕道：

煙籠湖水月籠煙，春曉蘇堤別有天。

此境紅塵飛不到，能消俗慮作神仙。

其二

樓臺倒影水中含，楊柳沉沉翠色酣。

愛煞六橋亭畔路，漫誇明月印三潭。

爾靄正當神往之際，口中不覺朗吟起來，裡面寶玉聽得，嬌聲喚道：「賀老，一干子登勒浪發癡哉，進來吃粥罷。」爾靄方移步而入，向寶玉說道：「外邊的景致實在好，我雖是本地人，卻從未在此住宿過，今日一見，方知古人題『蘇堤春曉』四字，果然名不虛傳。你快些梳好了頭，也去看看，始不辜負這樣的天然妙景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吃完粥，奴格頭也梳（讀師）好哉，停歇還勿要緊勒，奴搭一淘到外勢去看罷。」爾靄點點頭，與寶玉一同食畢，阿金已將頭梳好，寶玉等不及插戴，即同爾靄走至船頭，因艙內上了窗板，所以瞧不見外面，否則艙內也看得清楚，何必定要到外邊呢？

是時東方漸漸發白，晨星寥落，殘月未沉，比方才明亮了些，遠遠望那山光水色、樓閣亭臺，卻似輕雲薄霧籠住一般，惟近堤的橋樑斷續，桃柳參差，早已看得清清楚楚，果然有無限妙景遠勝日間。兩人歎賞了好一回，隱隱聽得山寺鐘鳴，雞聲三唱，寶玉問道：「倪阿就要上岸勒介？」爾靄道：「這卻還早，我們等天光亮足，上岸也不遲呢。」寶玉唯唯，又飾，阿珠伏侍他更換衣裙。剛才停當，船家已將窗板開了，隔著玻璃望去，天上紅霞漸透，樹頭薄霧將消。爾靄取出金錶一看，已有五點三〇分鐘了，便道：「這時候我們可以上岸走了。」寶玉答應，等阿金、阿珠紮扮舒齊，即喚船家挑了隔夜預備的上墳酒菜，以及氈單拜墊等物，跟著爾靄、寶玉四人上岸。此刻太陽未出，露草未乾，慢慢的沿堤向西而行，看那〇里長堤跨六橋，一枝楊柳一枝桃，〇分有趣。一路上瞧瞧蘇堤景致，講講蘇堤古典。寶玉本以為「蘇堤」兩字之名，因著蘇小小墳墓而題，及至問了爾靄，方知是宋朝蘇東坡在此地做太守時修成這道堤的，以致萬古傳名，留作西湖佳話。

寶玉等行至冷泉亭畔，爾靄道：「這裡是昔日蘇公判事之所，何不略坐一坐，看看古蹟再走呢？」寶玉點頭，走入亭中，怎奈寶玉是個俗人，那識前朝遺蹟，但聽爾靄一人指點講解而已。稍坐片刻，重又出亭西走。爾靄用手向前一指，說道：「寶玉，你可瞧見楊柳深密的所在嗎？這就是蘇小小的墳地了，還有岳武穆的墳墓，也在那邊呢。」寶玉望了一望，也說道：「真真是格好場化，阿殼張一個名妓格墳，也會留名千古，搭岳老爺一淘傳格。」爾靄道：「古時名妓，不是色傾當世，定是才冠一時，非惟絲竹管弦般般皆會，抑且琴棋書畫件件都精，與一班學士大夫、騷人墨客吟詩唱和，作對流連，所以聲價極高，名望極盛，得能傳留千古，播作美談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名妓勿名妓，去說俚，奴且問，唔篤格墳阿就勒格搭介？」爾靄道：「我家的墳離岳王墳不多路，包你走得動就是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格末先上過仔墳，難末細細教白相罷。」爾靄道：「也好也好，你何不叫阿金、阿珠攙了走，也可以省力些。」於是，寶玉一手搭在阿金肩頭，隨著爾靄一逕來到墳前，雖無墳堂屋舍，四週圍卻紮著短籬，樹木陰森，不失大人家的氣象。中間有兩扇墓道門，上面寫著「賀氏墓道」四字。

爾靄見門開著，也不去喚墳丁，便招呼寶玉等一同進去，在石凳上坐了。卻值管墳的走來叫了一聲「賀老爺」，雖不認識寶玉，終以為是爾靄新娶的如君，故也叫了一聲「奶奶」，即幫著管墳的取出祭菜，以及酒壺杯筷，排列墳前石臺之上，又在旁邊供了一副山神盤，方點起香燭，鋪好氈單，請爾靄拜了。爾靄節過了三次酒，上過了飯，看管墳的化過了銀錠，添過了土，又復拜了四拜，方才祭畢。旁側那個管墳的，心中卻在那裡詫異，怎麼賀老爺帶來如夫人，拜都不拜一拜，是何緣故？但又未便動問，枉自生疑。怎知爾靄帶來的是從前著名的妓女，現在極闊的鴇婦，自然不拜賀家的祖墳了。

話休絮煩。爾靄等管墳的撤去肴饌，給了管墳的二百添土錢，即同寶玉等出了墓門。先向岳王墳而來，相距不過百步光景，早已到了。看不盡墓前墓後的景致，惟有一端與別處不同：墳前跪著幾個鐵人。昔人曾題詩一律，其詩云：

東窗設計起風波，誤國奸臣欲主和。

屈殺精忠三字獄，鑄成大錯九州多。

金人未滅心難死，鐵像生光體遍磨。

千古墳前雙膝跪，勸君何必罵閻羅。

又單詠岳王墳詩云：

回首殘山剩水青，天留半壁小朝廷。

墓前松柏枝南向，不肯低頭對北庭。
爾靄俯仰之間，臨風憑弔，也口吟一絕云：
將軍湖上騎驢去，夫婦窗前縛虎謀。
笑爾害人仍害己，鑄成鐵像墮墳頭。

爾靄吟畢，寶玉問道：「格幾化跪（讀巨）勒篤格鐵人，阿就是秦檜長舌婦格套人介？」爾靄點頭稱是。旁邊阿金插嘴道：「我聽別人家說，看見仔秦檜長舌婦，板要對俚撒一場尿，摸俚兩把奶奶，打俚幾記耳（讀議）光格，勿然末，勿色頭格。倒底阿有介事佬？」爾靄道：「這是眼前的事，你自己一看就知道了。」阿金果見秦檜等身上污穢不堪，長舌婦鐵乳光滑異常，也過去打了兩記，摸了兩把。寶玉喚道：「倪要去哉，一干子登勒裡罷！」說完，遂同爾靄、阿珠先走，阿金聞喚，也回身跟了出來。

轉瞬到了蘇小墓前，寶玉已走得疲乏，就在柳蔭下坐定，見眼前一片風景，甚是幽雅可愛。獨有爾靄走來踱去，對景流連，又復吟成一絕，以伸弔古之懷。詩云：

豔說當年蘇小家，深深楊柳暗藏鴉。
美人已去墳猶在，空對斜暉弔落花。

眾人遊覽了一回，日已晌午，寶玉道：「倪阿要下船去吃飯罷，奴覺著肚裡有點餓哉。」爾靄道：「也好也好。」說著，正要起身回去之際，寶玉忽見那邊來了一個尼姑，約摸三□多歲年紀，行動時頗有風韻，且與他□分面善，但是尼姑裝束，卻又想不出來。這個當兒，那尼姑已走至切近，也把寶玉看了一看，方問道：「是寶玉阿姊（讀姐），幾時到間搭來格介？」寶玉聽他一問，起初呆了一呆，及至細辨他聲音笑貌，登時就想著了，便答道：「奴道是啥人，原來是月春妹子。阿是出家勒裡間搭介？」月春道：「正是呀！奴搭 足有毛□年 碰頭，格落大家有點面熟陌生哉。」

兩人問答之時，爾靄正與阿金、阿珠閒話，所以寶玉落在後邊，相離有二丈多路。刻聞寶玉在那裡講話，一齊回頭觀看，方知剛才遠遠見的那個尼姑，卻原來彼此認識的。阿金、阿珠縮身過來仔細一，獨有阿金還認得月春，先上前叫應了一聲，然後問道：「沈先生，格庵阿就勒間搭近段介？」月春尚未回答，寶玉向阿金說道：「故歇勿能叫沈先生，要叫大師太格哉。」阿金唯唯遵命。月春道：「奴格庵就勒蘇小墳格後面，今朝奴嚙啥做，格落出來白相相。偏巧碰著唔篤，真真有緣。唔篤大家走哉，到奴庵裡去坐坐，也是難得格。」寶玉道：「好是蠻好，倒是奴搭客人一淘來格，只怕驚動 格寶庵，有點勿便格。」月春道：「勿礙格，勿礙格，橫勢搭 一淘來格，就算別人看見，總當是人家燒香，有啥要緊嘍？」寶玉聽他諄諄相邀，不好固卻，就喚阿珠請爾靄過來。月春打了一個問訊，問了尊姓大名，爾靄連忙還禮，回答了幾句。月春即招呼寶玉、爾靄等眾，在前領路，繞過了蘇小墳，便見一簇青松翠竹，中間有一座清靜茅庵，四無居鄰，絕好修真的所在。

不一回，到了庵前，山門正開在那裡，月春讓眾人入內。寶玉見正中是三間大殿，天井裡種著兩棵大柏樹，濃蔭蔽日，黛色參天。東邊有兩扇小角門，門裡走出兩個幼尼，都不過□三四歲，頭上一樣的流海圈，齒白唇紅，面目姣好，當時迎將出來，上前叫應。月春命他們烹茶供客，並交代那個船家在外面坐候，然後引寶玉等進了角門，便是三間客堂，雖不寬暢，而天井中堆著幾塊假山，種著幾株桂樹，卻也幽雅可愛。正是：

曲徑通幽處，禪房花木深。

寶玉、爾靄等進了客堂，分賓坐下，幼尼獻過香茗，月春方問道：「寶姐，搭賀老爺來，是燒香呢？還是專門白相格介？」寶玉道：「倪兩樣才有份格。奴請教妹子，故歇法名叫啥格？」月春道：「奴叫悟貞，登勒間搭，勿知勿覺，毛毛教有□年哉。」寶玉道：「現在阿是妹子做當家介？」月春點頭道：「正是。起初是老師父當家，後來死仔勒奴做格，收仔兩個徒弟，格落間搭連兩個老佛婆，一共只有五個人，所以清靜得嚙淘成篤。」說到這裡，喚徒弟進來交代道：「到廚房裡去叫老佛婆端整一桌齋，說有客人勒裡，要豐盛點格。」徒弟答應自去。寶玉接嘴道「得格，得格。況且剛剛奴陪賀老去上墳，帶一桌小菜勒裡，妹子客氣哉。」月春道：「格是嚙不格款道理格，阿有客人吃自家格嘍？今朝隨便哪哼，唔篤總要領奴格情格。」寶玉只得依允。

少頃，老佛婆將素齋搬出，擺設整齊。月春請爾靄、寶玉坐了，自己末位相陪，彼此飲了一回酒。寶玉問起月春出家緣故，月春不覺臉上紅了一紅，因有爾靄在座，未便將細底根由盡行實說，故此略頓一頓，捏造幾句假話回答道：「奴格出家勿為啥別樣，皆為奴自家想想，一樣做一個人，倪格命啥能苦？從小窮仔點，撥爺娘賣仔出來，突勒火坑裡做仔格種生意，眼門前吃苦，去說俚，將來結局，還勿曉得哪哼勒海勒，實頭想想可怕，賽過望海能格，望勿到底，格落奴看破紅塵，逃到間搭來出家格。」

這一篇說話，說得極其冠冕，爾靄為之贊歎不置，惟寶玉不信其言，因從前聽得他探揚月樓的監，費去了多少錢，反被月樓辱罵，未知他一片癡心，他故恨氣一口，情願身入空門。此事雖得之傳聞，諒非無因，況觀他現在的神色，分明盡是假話，不好意思說出這個緣故呢。然我何必定要盤問他，只當他真情實話就是了。故也順著口氣說道：「真真看得穿，老話頭叫『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』。登勒間搭好場化，阿要有趣。若像奴實梗，還勒生意浪，忙末忙煞，煩末煩煞，勿知阿有一日，也讓奴享享清閒格福末好哉。」這幾句言語本是隨口之談，姑作違心之論，何嘗羨慕月春出家？不意出言成讖，後來弄至無可如何，無依無靠，名利兩空，果應了今日之言。此係後話，我且慢表。

但說當時月春聽了，不禁微笑了一笑，也不再答。不一回，齋已用畢，阿金、阿珠與外面管船的都吃過了飯，月春又陪著寶玉等前後隨喜，談談說說，直到四下多鐘，寶玉、爾靄方辭了月春回船。正是：

畢竟狐禪原是野，誰知龜壽未能延。
未識寶玉何日回申，且聽下回再敘。